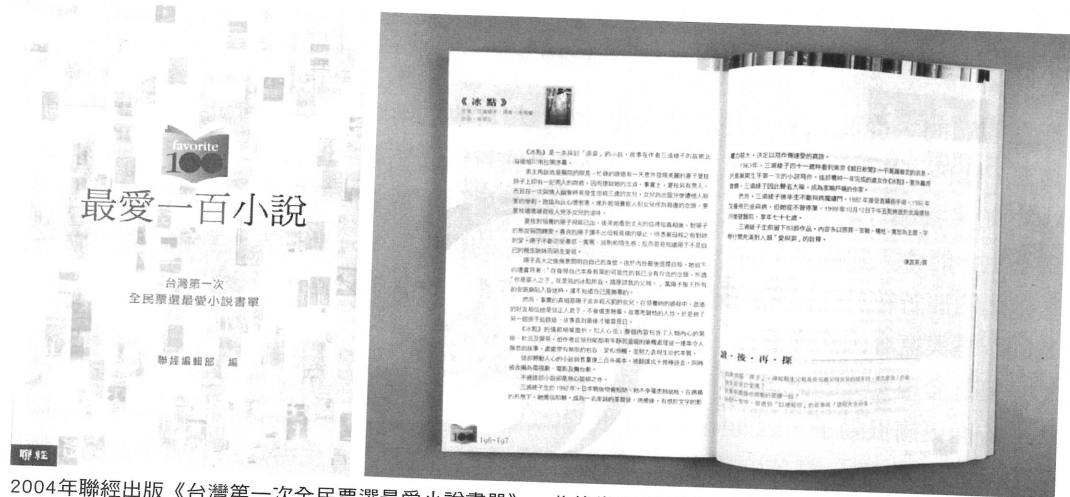


《冰點》的韓劇式情結 與宗教式超越

在這些不退燒的秘密之下，《冰點》更進一步探討的是人性中，以「愛」之名的罪惡。無論我們是有神或無神論者，我想生命的救贖和重生從來不在遠方，而在於能否好好安頓我們的方寸之心，在家庭與人際之間。即便那處在如韓流（寒流）般的冰點之下。

◆謝惠貞 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助理教授



2004年聯經出版《台灣第一次全民票選最愛小說書單》，收錄當年讀者票選「最愛100小說」，在台出版近四十年的《冰點》仍位居44名，閱讀熱度驚人。

於《基督的最後誘惑》中的耶穌：在開朗勇敢的本性之外，陽子也有軟弱，有疑惑，有煩惱，甚至有欲望。特別是陽子與北原間從邂逅、相互吸引到彼此猜忌的微妙過程，側寫出了陽子更加人性化，卻也十分可親的一面。同時，陽子的親生母親非但不是貞潔受孕的女性，反倒是與人婚外情後才生下陽子。陽子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造成了宿命的無力感，而她力爭上游的奮鬥精神，則與這種無力感形成對比。然而，一切都在陽子得知真相後化為無可名狀的「自棄」，最後導致她決定自行背負著罪惡的十字架，在溪邊結束生命。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從《聖經》到《冰點》都深刻描繪了人性的「原罪」，但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這些紀錄彷彿都在宣告人性對改變自身、從醜惡提升的失敗與無力感。從亞當、該隱到啟造，從夏娃到夏芝，甚至從基督到陽子，他們都努力地掙扎，期待扭轉現勢，提升自我，然而最後都令人沉痛地看見了沉淪，最後陷入無奈的冰點。倘若沒有《冰點續集》，我們幾乎看不見福音，也難以窺見人性的希望與救贖。

陽子從不與現實妥協，追求生命完美的堅持，不容一絲瑕疵，甚至連她帶有殺人犯血液的事實都無法接受，否則寧可玉石俱焚。陽子的完美主義，難道不算是「七大罪」(Seven Cardinal Sins)之首的「驕傲」嗎？在1995年《火線追緝令》(Seven)中，男主角連續殺人，只因為他認為這些受害者都犯下了「七大罪」。然而，男主角最後也選擇了死亡，因為「為人定罪」這件事情，是何等傲慢的行徑啊！正如基督所說「你們之中誰無罪，可以先向她投石」。沒有誰能夠無端將另外一個人定罪，甚至連陽子自己，都沒有決定自己生命結束的權力。畢竟賦予她生命的並不是她自己，而她又怎麼有權利剝奪呢？

於是，《冰點》的故事尚未結束。即使續集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撫慰或「救贖」，讀者對於人性的反思與疑問仍舊持續，而解答仍不明確。《冰點》不只是一本充滿基督教思想的作品，它同時也懷抱著希臘悲劇中對於英雄的「人性錯誤」(hamartia)之描繪。三浦綾子沒有告訴我們答案，而或許我們也要窮一生之力，卻也未必能夠夠知曉吧？

死也不說出口 / 說不出口的秘密們

妻子夏枝外遇導致幼女迷失路頭，慘遭殺害悲劇。丈夫啟造為了復仇，收養兇手之女。兒子阿徹在愛上養女陽子後，知道前因後果，為免陽子處境悲哀，將陽子推向自己的同學北原。而夏枝暗中得知陽子身世，百般阻撓，不希望陽子得到原本屬於親生女的幸福。甚至，不肯面對出落大方的陽子比自己得寵……

這樣的橋段，不禁令人聯想到韓劇中諸多的家庭倫理糾葛。諸如，《妻子的誘惑》中伴侶的外遇與復仇；《藍色生死戀》中哥哥發現妹妹並非親生，親情轉為愛情；《皮諾丘》中愛上仇人的女兒；《禁忌的愛戀》中養母虐待養女……

而集這許多的揪心要素之大成的《冰點》，其實早於韓流之前，便引爆了追劇熱潮。根據張明敏的研究〈三浦綾子在台灣的接受與變容——以冰點為中心〉指出，《冰點》是《朝日新聞》的懸賞小說，具有通俗趣味，加上正巧趕上一九六〇年代電視媒體的崛起，可說是元老級的夯劇。

而劇情之所以能不斷滾雪球式地進行，讓讀者將劇中人際關係圖反覆整理，皆是出於以愛之名的猜忌。《冰點》中夏枝為了和丈夫的同事村井獨處，支開幼女琉璃子，導致幼女受拐被害。她無法向丈夫吐實，只能獨自悲傷。啟造也覺察自己的妻子有異，懷疑與村井有染，卻不求證，而暗自進行復仇計畫。夏枝得知自己無意間養大了殺女仇人之女，開始虐待陽子，甚至搶奪陽子的男友。原本的一念之惡，卻演變成死也不說出口 / 說不出口的秘密們。在這些不退燒的秘密之下，《冰點》更進一步探討的是人性中，以「愛」之名的罪惡。

「偶然」之下，觸發的「必然」

《冰點》雖然暢銷而又帶有韓劇駭俗式的劇情開展，面對許多偶發事件，登場人物也只能嘆息，認為是命運的偶然。啟造回想愛女琉璃子運氣不好，卻也認為極度勞累的兇手「運氣同樣不好。如果他沒碰到琉璃子，也不會殺人。想到這兒，啟造覺得『偶然』真是太可怕了，不禁全身一顫」（麥田，2009年，上冊56頁。以下小說內容皆引自此版本）。又或者，



日本出版《冰點》40周年（2004），《三浦綾子紀念文學館・館報》推出系列專題；50周年（2014），北海道立文學館主辦為期三個月的特別展。（張明敏提供）

啟造遭遇船難，死裡逃生；夏枝偶然發現啟造領養殺女凶手之女的信件等。

論及小說中的「偶然」，日本戰前被稱為文學之神的小說家橫光利一，曾經在《純粹小說論》中言及，在通俗小說令人感動的「偶然與感傷之上，如何加上作為純粹小說的高度必然性」是提升小說層次的關鍵。偶發事件雖是營造高潮迭起所不可或缺的要害，但虛實相掩的小說這個形式，承載了生命中看似虛構的偶然，卻要令讀者感到那偶然的現實感，才能得以在虛構的小說中，成立其必然性。而這在三浦綾子身上，基於她的基督信仰，必然性卻是不證自明的早已預備好的。這些偶然所引發的罪惡，終究必然歸結於人的「原罪」與上帝的「救贖」。

恥感文化中的罪感文化——基督教與日本近現代文學

太宰治曾在《HUMAN LOST》說過，「一本聖經，就前所未有地把日本文學史給一分為二了」。日本權威性的學術雜誌《国文学：解釈と鑑賞》（2009.4）曾企畫過「現代作家與宗教（基督教編）」特輯，分析基督教如何影響日本作家。其中柘植光彥整理出主要作家一覽表，並指出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福永武彥、金光子晴、遠藤周作等，信仰背景連結到個人存在價值的探討者；另一類是明言自身的信仰並宣揚基督教的護教作家，如三浦綾子、阿部光子。

三浦綾子的護教，一般認為出於她肺結核久

臥病榻而受洗之故。然而根據特輯中，岡野裕行〈三浦文學中基督教信仰與布教〉所言，她在二戰時作為一個小學教師，向學生宣揚軍國主義；並且曾同時與兩位男性有婚約，後皆悔婚，因此對己身人性的原罪意識萌芽，發現自己「沒有罪的意識，才是最大的罪」。而這兩者在她臥病時，皆展露溫情，甚至獻身式照護，令她感到被原諒，得以從自責之念救贖過去的自己，喚起她強大的生存意志。

自此三浦綾子立志以小說形式，分享基督教的恩典給眾人，因此在詮釋上必然導向基督信仰。《冰點》中，啟造經常對比《聖經》中的德行義舉進行內省。例如：「他也想像約瑟相信上帝和馬利亞那樣，對夏枝的貞潔深信不疑。」（下冊9頁）

基督教思想中的「罪」，並非指法律上的犯罪，而是指陳人性的不完美，相對於永恆的神的存在，是一種有限的存在。雖然啟造終歸是沒有進入基督信仰，卻在自己身上照見了人性的自私等「原罪」。「如果我幹出一夜情這種事，也不會氣自己，但我卻不能原諒妻子的外遇……啟造對人類的自私感到震驚。什麼是自私？自私或許就是罪惡的起源吧。」（下冊239頁）

再者，《冰點》當中，也呈現了日本近現代文學中，所展現壓抑式的恥感文化的一面。例如啟造和夏枝的相互猜忌，導致負面情緒的發酵，複雜化構成難解的心結與需要掩蓋的秘密。「啟造希望妻子能主動向他報告訪客的身分……否則，這口氣實在難以下嚥。另一方面，夏枝看到丈夫的臉色越來越陰沉，更不敢提起村井來訪的事了。」（上冊20~21頁）

論及日本的恥感文化，不得不提及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桂冠，1991）。作者指出，日本的恥感文化「依賴外在強制力以達到善行」，「只要不暴露於世人之前，他就無需為之苦惱」；對比美國人因基督信仰所產生的罪感文化則是「依賴內化的罪惡感自覺」、「藉懺悔和贖罪而減輕罪惡感」（202~203頁）。

因此當啟造自覺己身的報復過於殘酷時，由於他仍在恥感文化與罪感文化之間徘徊，因此他在教會告解的門外折返，並且只能心裡獨自煎熬。啟造心想：「憎恨、嫉妒、熱愛、憤怒，難道這樣才算是人生？」（下冊213頁）

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曾在《愛與寂寞》（方智，2011）中，反問何謂愛，「愛是有恐懼、嫉妒、憎恨、對立的嗎？那些都是愛嗎？」又指出「有依賴，就有恐懼；有恐懼，就有權威，就沒有愛」（164頁）。至此，啟造發現了兒女之愛的脆弱，就像夏目漱石《心》當中的老師一角，奪友所愛，而致人於死地，即使如願結婚，仍然終生鬱鬱寡歡，不禁感到「我們生在充滿自由、獨立、利己的現代，代價就是不得不品嚐這種寂寞」。而這種寂寞就是現代個人主義所帶來的心的牢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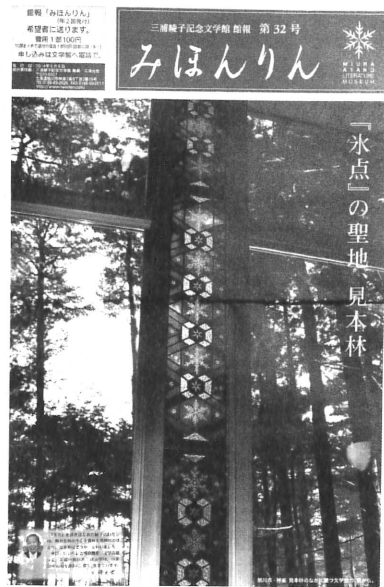
愛你的敵人——救贖與重生

「愛你的敵人」在馬太福音（5：38-48，7：12）、路加福音（6：27-28，6：32-36）中皆有論及。其中展現了基督教概念中，上帝對人性的不完美之寬恕，因而認為人應當彼此寬恕人性的不完美。《冰點》中，圍繞著「愛你的敵人」，進行過不下二十多次的思辯。

《冰點》在日本出版以來 文藝熱潮略述

雖然是半世紀前的創作了，但重新展讀，其中對於人性的細膩描寫，以及情節的巧妙安排，並不因時代的差距而讓人感覺隔閡，說是「復古」也好，總能讓人有一股歷久彌新的感受。

◆天平 自由撰稿人



日本北海道「三浦綾子紀念文學館」最著名的彩繪玻璃景觀，具體而微展現《冰點》的福音文學色彩。（張明敏提供）

且更蒙受救贖。自殺前，即使遭到夏枝種種欺凌，陽子皆自我鼓勵道：「無論遭遇到任何困境，我也不要變成壞孩子，我才不要為了這點小事而心生怨恨，我才不想把自己的心弄髒呢。」（下冊128頁）陽子的反應代表了，她並未把夏枝的嫌惡當作敵人，反而展現出一種心中不樹敵，自然「無」「敵」的心態，不是敵人自然能愛，形成對「愛你的敵人」詮釋的一個參照組。

這種不讓仇恨腐蝕自己的勇敢姿態，讓人想起2016年3月時，暱稱小燈泡的女童在內湖遭隨機殺害，其母親給到靈堂弔問的人們的一封信：「希望踏進這裡的你們，能收起仇恨……我真的希望在最後的最後，他的心中，仍然對這個世界美好的回憶。」

一點惡意也會渲染，一點善意也會擴張，當初啟造的一念復仇心，導致多年來啟造家的愁雲慘霧，甚至陽子的自殺；而最後救贖了啟造一家的卻也是，高木的一念善心。當高木告白當初並非把兇手之女交給啟造，陽子的生身父母另有其人時，便為即將甦醒的陽子，預備了一個全新的人生。

克里希那穆提也說過，「當所有存在的問題——如恐懼、貪婪、羨慕、絕望、希望——都得到了了解和解決的時候，愛自然會以憐憫的面貌出現」（203頁）。無論我們是有神或無神論者，我想生命的救贖和重生從來不在遠方，而在於能否好好安頓我們的方寸之心，在家庭與人際之間。即便那處在如韓流（寒流）般的冰點之下。



啟造以「愛你的敵人」的美名，行報復妻子之實，雖然騙得經營孤兒院的高木的肯定，卻讓自己與妻子痛苦不堪，也無法真正愛護養女陽子，不得不承認自己自欺欺人，卑劣冷酷。

而無辜的陽子也因為啟造這樣的惡念，在被夏枝揭露自己是兇手之女時，心凍至冰點，而選擇自殺。她在遺書上寫道：「讓陽子的心凍結的冰點就是『妳是罪人的小孩』這句話……我希望這世上有個至高無上的存在，希望祂明確地對我血中流動的罪表達寬恕之意。」（下冊294頁）

對比啟造的自省，陽子更為接近基督信仰，

如果要拜訪推理作家松本清張的文學紀念館，從日本北九州市小倉車站下車後，沿著站前以松本清張名字命名的「清張大道」（清張通り）直走就到了。而由北海道的旭川車站前往三浦綾子紀念文學館的道路，則不是「綾子大道」，而是以作品命名的「冰點大道」（冰點通り）。

松本清張著名的小說包括《砂之器》（1961年日本暢銷書排行榜第五名）、《點與線》等，但通往紀念館的道路並未以任何一本著作命名。反觀三浦綾子文學館的大道則以《冰點》一書命名，除了因為三浦綾子（1922～1999）是以《冰點》聲名大噪，且文學館所在地就是《冰點》的主要場景，可以說明《冰點》正是三浦綾子最主要的代表作；此外，「冰點」一詞甚至超越了附屬於三浦綾子的小說題名，衍生了流行語、慣用語，例如「關係降到了冰點」等，成為讀者生活的一部分，獲得了自己的生命。

《冰點》於1964年7月獲得《朝日新聞》「一千萬圓懸賞小說」首獎，獨得一千萬日圓獎金，約合當時台幣一百二十萬元，可在台北市買好幾間房。相對於當時日本文壇最高榮譽

的直木賞或芥川賞獎金大約十萬日圓到二十萬日圓，一千萬日圓獎金確實是一筆超高額獎金。因此《冰點》獲獎，不但成為民眾茶餘飯後的話題，同時達到《朝日新聞》對其四百萬訂戶及潛在訂戶的宣傳效果。

儘管這次「一千萬圓懸賞小說」徵文對象不限寫作經驗或性別年齡，但任誰都沒想到，結果竟由一位沒沒無名的42歲雜貨店老闆娘三浦綾子奪得。《冰點》這書名，是得自綾子的先生三浦光世（1924～2014）的建議。由於綾子曾患肺結核，身體孱弱，三浦夫妻始終是兩人三腳耕耘綾子的寫作事業。根據三浦光世在《「氷点」を旅する》一書表示，當《冰點》進入複審的12部作品名單後，《朝日新聞》學藝部派員前往決選最後三位入選者家中進行訪問，以確認作品是否確實由本人撰寫，並探討作者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當時前往三浦家拜訪的編輯門馬義久畢業於神學院，平日在《朝日新聞》上班，星期日則在教會擔任牧師。雖然三浦綾子並未指出可能是門馬義久在審核時大力推薦的實際證據，但三浦夫妻認為若不是門馬義久，《冰點》可能無法獲獎。

這原因應該是因為，《冰點》的情節以《聖